

周谷城傳畧

呂
濤

5.8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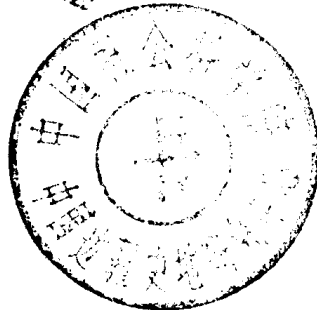
埋

山西人民出版社

吕涛周骏羽整理

周谷城诗

谷城自题



周谷城传略

吕涛 周骏羽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 字数: 100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720册

ISBN 7—203—00364—5

K·28 定价: 1.75元



一九八〇年在上海寓所花园中



一九三九年写《中国通史》一书时之影



一九五一年任复旦大学教务长时之影

一九八三年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之影



一九八三年同夫人李水伯在北京中山公园留影

博大精深

青年朋友，有向我索书者，
我常常写此四字以励之。谷城

北京师大首屆教师节

尊师重教

一九八五年周谷城书

國慶三十六周年頌詞

欣逢三十六周年，建設樞樞
奏凱旋，由政外交都獲性，
精神物質兩空前，老安回憶
當時事，后起思齊祖輩
賢。國慶高歌添一曲，台灣
大陸早團圓。
一九八七年夏李書

浦江秋月夜
五三
中秋北台胞

浦江秋月夜，同赏中秋月。
中秋月正圆，甚似一团圆。
台澎与大陆，只有一水隔。
何不团圆，长期相隔绝。
素因何所托，百思不能得。
本是同根生，不忍长离别。
愿报有同心，同来建祖国。
祖国日繁荣，千秋之大业。
台胞其早归，共建千
秋之大业。

夷坊小住且为家，洋服披开
以当沙衣。学剑无成拿粉笔，
倦眠有术取文蛇。苦中作乐
思三晋影，忙里偷闲雀战麻。
更喜三春天气好，多谈风
月品红茶。

解放前，寄居上海公共租界，偶尔
教几位老友之所为戏和文化界
某巨公苦茶卷诗原韵七律一首。
痛语也。幸蒙公老以信回托对也。

平衡生态

林彪六那

生态平衡，本春
滕（？）山（？）感（？）
感（？）美国一位学者
著科技史，竟谓
为史上，如文化发展
生态，新生态平衡
平衡在，平衡更变
生态，为生态，生态
生态，生态，生态，生态
即是生态平衡
然。图书，生态，生态
以张（？）
生态，生态，生态

序 言

本书是几篇回忆录和讲演稿的集合。一九八〇年我曾 在《晋阳学刊》发表一篇短文，题目叫《周谷城传略》，现在即以此题为本书的书名，原文亦收在本书内。

本书材料的搜集、整理、编排，由吕涛同志和骏羽两人共同负责，他们花了很多工夫，特在此表示谢意。我的原意，他们未作更动，如有错误，责由我负。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热情支持，接受出版，亦在此表示感谢。

至于出版发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希望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从中吸收一点生活经验，作为参考；籍以形成自己的新经验。如是而已，即以为序。

周谷城

一九八七年八月五日

目 录

| | |
|------------------------|---------|
| 周谷城传略····· | (1) |
| 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 | (4) |
| 与清华学校学生辩论知识分子地位问题····· | (48) |
| 我同林语堂先生辩论文学上的幽默问题····· | (56) |
| 附：论幽默····· | (61) |
| 杭州历险记····· | (67) |
| | |
| 怀念郭沫若先生····· | (77) |
| 怀念周子同教授····· | (84) |
| | |
| 悼邓演达同志····· | (88) |
| 怀念章伯钧同志····· | (91) |
| | |
| 回忆毛主席的鼓励····· | (96) |
| 我随毛主席从事农民运动的回忆····· | (106) |
| | |
| 怀念周总理····· | (111) |
| 我所感受的团结····· | (115) |

周谷城传略

我于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三日出生于湖南益阳县一个乡下的贫农家中，七足岁时，即一九〇五年，进周氏族立两等小学读书。当时正是学制新旧交替之际，族中旧派主张多读经、史、子及古文释义等；新派则主张读国文、英文、算学、物理、化学等。其实一无书籍，二无仪器，三无考试等等制度，新旧都读不好。我在那里混了八年，农忙回家作活，农闲在学校里混；除喜欢英文、国文及历史外，什么都没有学到。一九一三年入中学读了四年。中学课程颇齐全，样样都喜欢；喜欢英文，曾组织英语学会，自封为会长；喜欢古文，常把史、汉及国语、国策上一些难认的字塞在文章里，先生改我的文章，有时要查字典，幸因文字大体清顺，先生也不反对，有时还奖励几句。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于一九二一年毕业。当时正五四运动期间，罢课之时多，我倒反而读了很多课外的书。离毕业还差半年，就于一九二一年春到湖南第一师范教书。当时毛主席在那里，他当小学部主任，我教师范部英文兼伦理学。因受了毛主席的影响，后来参加了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一九二七年春在武汉，参加了毛主席主持的全国农民协会。国共分裂后，逃到上

海，同朋友作一些反帝爱国斗争，以翻译及卖文为谋生的手段。曾译有《文化之出路》、《苏联的新教育》、《苏联及其邻国》等。至于自己著的书，有在第一师范教书时所著《生活系统》，有在大革命期间所著的《农村社会新论》等。至于有关政治与学术的文章，也发表了不少，自揣可以当大学教授了。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在中山大学当上了教授，并兼社会学系主任。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一年在暨南大学当教授，并兼史社系主任。一九四二年春到现在在复旦大学当教授，兼任过历史系主任及教务长。在大学教书，算是有了职业，有饭吃了，不必靠翻译谋生了；因此除了在中山大学教书时译了黑格尔逻辑大纲全文及小逻辑的一半外，没有译过什么书了。逻辑大纲最初用英汉对照印出过，后又由商务印书馆印了单行本；小逻辑译稿半部曾请艾思奇同志在他主办的《思维月刊》上发表；但《思维月刊》只出两期就被反动派压迫停刊，我的译稿还未印出就随着丧失了。在暨南大学教书时，曾写了《中国通史》上下两册，于一九三九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解放以前及以后，销数都相当多，现又重排付印中。一九四二年，曾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政治史》一册；一九四六年又由生活书店出版《中国史学之进化》一册；一九四九年，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世界通史》第一、第二、第三册，第四册未出；一九五六年由上海群联书店出版了《古史零证》一册；一九六〇年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册，这书现在又重印了，由三联出版。现在重印中的书还有两部：一部为《中国通史》，另一部为《史学与美学》。至于《世界通史》第四册是否能续编出版，很成问题、我写书和写文章，好象很杂；既写历史，又写逻辑，又写美学。但这不是偶然的，在我的思想系统中非写这些不可。这一点，我在一九二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生活系统》一书中已决定了。至于由中国史的研究转到世界史的研究则是由于反动派的压迫。

在暨南大学教书时，《中国通史》一出，即被认为有马克思主义嫌疑，不许我教，责令我教世界史，并限定要教世界史学史，以为这可以折磨我。其实我正想多知道一点世界史，并且认为研究中国史而不研究世界史是很不方便的。于是从那时起教世界史，一直教到现在。

我一生除读书、教书及写作外，从未放弃政治；因为我虽不一定要问政治，但政治却要问我。所以在解放前曾搞过农民运动，也常常参加反帝爱国斗争。解放以后，形势完全不同，政治活动成了极光荣的任务。这一方面，党给我的光荣够多了：第一次全国政协我参加了，被安排在郭沫若先生领导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组，凡十二人，现只剩我同马寅初先生两人了；谁寿长，谁先死，大概也注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除第四届未当代表外，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届我都当了代表。^①上海市政协我曾任副主席，现在正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主任。此外还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及上海市的主任委员。学术活动方面，现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主席团执行主席，上海史学会会长及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我现已八十三岁了，精神兴趣还好，作短报告写短文章还可以。要写的文章很多：美学方面，逻辑方面，中外历史方面……有很多文章要写。虽已年老力衰，感到困难；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量力而行，还可以写一些。为着替祖国的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一息尚存，不容稍懈。

（选自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

^①周谷城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编者

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

这次我离开学校时间久一点。平时我常在学校里跑，大家还可以看见，这一次连续四个月没有回来，所以大家都忘记了。这次同大家讲一个明白，为什么这么久我没有来，并表示抱歉的意思，平时回来总要汇报。或在登辉堂汇报我在北京开会的情况，或在工会小礼堂汇报我在北京开会的情况。这次我来，也算是向我们的领导、同事、同学汇报，总算我未忘记我们复旦大学。我现在还是复旦大学教授，是教授又不到学校来，象什么样子？本来已与领导预约，应争取早一点来，但却迟到了，再次表示抱歉。

今天谈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我这个人一辈子所做的事可以说就是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划黑板划习惯了，吃了一世的粉笔灰，也吃惯了，现在还想拿粉笔写黑板。教做过，学也做过，科学研究，马马虎虎，并未做得好。反帝爱国也不突出。但一辈子做的是这些事情。这个大题目我想分五个小段来讲：